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小说翻译

张小东 周伦

华北理工大学

[摘要]接受美学在柏拉图时期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又被称为接受思想，其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结束。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阅读文章时对原文的“期待视野”、作者与读者间的“审美距离”能否缩小，使读者读译文像读原文一样，和源语言的“召唤结构”，能让读者了解到什么，有何思想见解。本论文将从接受美学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如何让小说译文达到“善译”的水准，让译文更好的被读者所接受。“善译”是由马建忠在《拟设繙译书院议》中提出，其主要观点是让译文做到“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谓之“善译”。

[关键词]美学；接受美学；小说翻译；善译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1.1462

一、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中国美学在其产生与发展上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并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早先始于先秦时期，该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各有自己独特的、自成一派的美学理论。美学在唐至明时期达到空前繁荣，中国美学思想在唐、宋、元、明、清、这五个时期进入到发展丰富、繁荣时期。期间，中国自成一派的小说逐渐兴起并开始盛行。

文化是流动的，具有流动性，一件好的艺术品是在各类文化中吸收养分，然后又重新以一种修改过的方式被生产出来。格林布拉特强调将艺术放置在生产和接受之间，他强调社会能量的积累、改变、再现及交流。杰出的文学作品必然能经得起人们不断的推敲、再推敲、又推敲，因此优秀的翻译作品总是不断的被推翻。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是螺旋式上升的，译文总是在不断的最优化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大中华历经多个朝代及克服重重难关才成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人民走向了富裕，大众也开始渐渐地追求美好的生活需求，其中随着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导致人们也对一些传统的内容不断吹毛求疵，且十分严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对于外国文学开始广泛接受。相比较之下，国外文学对于中国意识文化的接受则是严苛至极，对于一些不被接受的内容，就需要中国译者去将国内文学作品进行编译和改译，比如莫言的文学作品。葛浩文在对莫言作品翻译时，对于作品里的一些中国文化内容进行了适当的增译与减译，增减的内容都是为了更符合西方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品位，也就是做到了接受美学中的从受众出发，到受众结束，缩小了读者与译者之间的“审美距离”，满足了读者对于莫言小说的“期待视野”，让其文学作品被国外所接受，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小说翻译而言，一篇好的译文如凤毛菱角，不论是国外的翻译文学作品，还得将国内的文学作品传播到国外，对于强调读者的重要性上，都看得至关重要。一篇译文既要准确传达作者的意图、主旨与意义，还要让作品能被存在文化差异的不同读者所接受，尤其是我国小说，其在内容上、意义上过于深奥，如果只是进行简单的翻译，并不能准确传

达小说的“情”和“意”，在翻译成外文版本时，如何掌握国内小说的“情”“意”，并向国外读者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一件困难且至关重要的事情。

通过本文研究，向读者展示一个可以被接受的小说译文是何种样貌，及给译者一个清晰明了的方向去认识到，如何才能完成一篇能被国内外大众接受的小说译文。将接受美学运用到小说翻译中，一方面能系统地满足读者对于源语文章的“期待视野”，缩短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审美距离”，

二、小说与接受美学的核心

中国的小说翻译最早于清末民初时期，但由于当时一些小说译者对国外著作翻译的不严谨、没有忠实于原文，未达到“善译”，而导致译文并未得到太大重视，这些作品也并未跻身于正统翻译文学行列。

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外的优秀著作也开始逐渐互相交流、并互相借鉴、学习。《中国翻译简史》与《中国文学翻译史稿》详细地将当时小说翻译的类型列举了出来，并根据国别阐述了各国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是一种语言艺术，它是通过完整的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发起于宋朝，兴盛于明清时期；小说翻译包括小说本身的历史背景，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语境等文学因素在内的解剖与分析。

中国传统“四大文学体裁”包括诗歌、散文、戏剧及小说，都作为一种表达“情”、“意”的语言艺术。每一种语言都有各成派系的语言形成特征和表达技巧。在进行小说翻译过程中，要对小说翻译的诸多要素进行准确把握，比如时间、人物和情节。这其中并不仅仅包括小说内容的叙述时间、人物特征和故事情节，还包括作者的写作时间，作者简介和作者生平经历。后结构主义在批判强调旧历史主义时说，历史是被叙述的，历史永远不可能以“纯粹”的方式出现，总是以“再现”的方式。如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其真实事件是，距今1300多年前，一位25岁，名为玄奘的青年和尚，从长安出发，只身到天竺，也就是如今的印度求学的事情。西游记的写作时间是明朝时期，作者吴承恩，仕途坎坷，在科举中屡遭挫折，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仕进，闭门著述。仕途的坎坷让他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

社会现实颇有抱怨，从而促使他在小说中以志怪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因此，小说翻译要求译者，要将作家同他们生活和撰写的时代中的一些非经典、非文学性的因素联系起来。

在做文学翻译过程中，我们要对小说文章进行大概的了解，其中包括人物、背景、故事情节，要对源语文章进行“知情”及“达意”，让读者对译文更好的接受。不仅译者要“知情”“达意”，对读者也同样如此。译文能够被读者广泛接受，才证明了译者在其中发挥了积极地作用，其所译著作才能跻身于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行列。

接受美学不强调译者的隐身性，不支持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不作为，而是强调读者的“期待视野”、作者与读者间的“审美距离”、和源语言的“召唤结构”。通俗点来讲，读者的“期待视野”秉承了解释学的基本思路，就是指读者想要从文章中得到什么，期待看到什么，也成为文本及文本创造的“预期结构”，而作者与读者间的“审美距离”是读者的“期待视域”与实际文学作品本身的距离。源语言的“召唤结构”是指创作作品本身的意义不确定性及留白，通俗点来讲，就是指文章会给读者留下怎样的思考，让读者去明白作者本身想要去表达什么主旨大意。由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背景，文化体系存在差异，读者的接受活动也受到自身历史条件的限制，受到作品内容的限制，因此读者不能准确把握源语文章的主旨大意，这时候就需要发挥译者的桥梁作用。

在作者受到其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下，作者所写的小说内容往往也能给读者一定的想象空间，读者在阅读这篇小说时产生了同理心，或者是产生了其他的理解与想法、思想，都可以理解为实现了作者与读者间的“召唤结构”。近些年，一些网络文学小说不断的被推上大屏幕，其中不乏编剧在其中发挥的桥梁作用。其实，一部好的电影往往会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发展，并迎合大众的口味。在二十一世纪初，人们对于一些战争、爱国类的电影趋之若鹜，但当下人们更容易同一些小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产生同感，甚至因此理解了一些人生道理。所以小说翻译与将小说推上大屏幕一样，都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将作者及作品身上的一些闪光点，精髓部分展现给读者或观众。

新历史主义强调的核心是政治与社会，而小说翻译中最难把握的也是政治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的封建与剥削、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国小说的盛行是在明清时期，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意识形态、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及政治因素推动，当时的大多文学作品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相结合，社会的复杂与黑暗很难通过译者的翻译表达出来，对于译者而言想要简单地传达，这不仅要求译者要对小说文章做到“知情”和“达意”，还要向读者清晰、明了的传达“情”“意”。

“知”在这里是动词，指的是通晓、明了；“情”在这里是名词，指的是作者想表达的感情色彩，感情基调，主旨大意。二者合一就要求译者通晓知晓源语文章的感情色彩与

感情基调，之后要做到“达意”。“达意”是做文学翻译时的重中之重。“达意”与“善译”非常接近。马建忠在《拟设繙译书院议》中强调的“善译”，将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分工阐述明白，要求译者在此间发挥桥梁作用，对原作“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确知其意旨指所在”，而能“心悟神解、振笔而书，”二者都要求作者对原作的所有想表达的含义，意义进行研究，又要确保读者在阅读译文时“确其意旨”“心悟所指”“适得译止”，最终实现“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达”讲究的是通达、顺畅、达到实现、认识透彻，“意”与“情”差不多，“达意”就要求做到将原文的感情色彩、感情基调、主旨大意，准确、通透、顺畅的表达出来，但有时候想获得一篇好的翻译文章，不仅需要译者本身文学功底扎实，准确把握双语，还要译者对于源语文章内容的人物、背景、情节进行深度了解。

三、小结

小说翻译让人们走入了近代翻译的时代，并促进了翻译文学的不断繁荣，对整个翻译界及国内外文学界而言意义重大。国内外文学作品的交流、借鉴促进了国内文人的思想改变，理论深化，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翻译原本，让国内外读者都第一手的了解到一篇源语文章的主旨大意。接受美学的兴起让小说翻译更加的地道，更加容易被读者所接受，译者在接受美学的基础上，通过对源语文章的“知情”、“达意”，更好的站在读者与作者角度上，将原文的“情”“意”被读者所接受，从而实现了文学作品的“善译”。

参考文献

- [1]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2] 胡经之, 王岳川主编: 《文艺学美学方法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参见姚斯, 霍拉勃著, 周宁, 金元浦译: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王岳川: 《艺术本体论》, 上海三联书店 1994年版。齐大卫: 《美学引论新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4年版.
- [3] 伽达默尔. 视野融合——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M]. 丸山高司著(日), 刘文柱, 赵玉婷, 孙彬, 刁榴,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4] 姚斯R·C·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5] 罗新璋, 陈应年编. 翻译论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6] 舒也. 新历史小说: 从突围到迷遁[J]. 文学研究, 1997(6): 11.
- [7] 朱静.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8]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人学出版社, 1993.